

樊树志 著

上海谭

乌泥泾——
綾布二物，衣被天下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上 海 谭

姚秉楠 周振鹤 施宣圆 主编

乌 泥 泾 ——绫布二物，衣被天下

樊树志著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(沪) 新登字 202 号

上 海 谭

阿拉上海人——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

浦东——新上海的一半

五角场——“大上海”的兴衰

会馆街——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

乌泥泾——绫布二物，衣被天下

姚秉楠 周振鹤 施宣圆 主编

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国权路 579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竟成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 本册字数 67,000

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300

ISBN7-309-01038-8/G·172

全 五 册

定价: 24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上海谭》为刻画上海社会生活风貌的小型书系，由《阿拉上海人——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》、《浦东——新上海的一半》、《五角场——“大上海”的兴衰》、《会馆街——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》、《乌泥泾——绫布二物，衣被天下》五册组成。每册选取一个视角，依据史实，勾勒近代以来上海人与上海滩的典型状况，叙述生动，多有新见。对于本地的民情风物，“谭”得贴切而有趣味。全书不仅地方色彩浓郁，而且充分展示时代气息，可适应机关、企业和学校等各界读者的需要。

责任编辑 仁 人

封面装帧 郑 群

责任校对 张利勇

目 录

- [1] 一 纺织发祥地，
乌泾何处寻
- [9] 二 “道婆异流辈，
不肯崖州老”
- [24] 三 “平川多种木棉花，
织布人家罢缉麻”
- [40] 四 纺织创新多，
旧籍窥踪影
- [52] 五 “绫布二物，
衣被天下”
- [79] 六 市场景象新，
沪上着先鞭
- [96] 七 沙船兴旺，
土布出洋
- [108] 八 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
似曾相识燕归来”

一 纺织发祥地， 乌泾何处寻

朋友，你知道上海有个叫乌泥泾的地方吗？十有八九的人对这个古里古怪的地名，闻所未闻，更不用说它座落于何方了。

然而，正是这个乌泥泾，在上海建城七百年的历史中，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，而令后人赞叹不已。

历史的沧桑变幻无穷，常给人们一连串的遗憾，曾经风云一时的乌泥泾，后来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在现今最详细的上海地图上也无从寻觅。

只有当我们翻阅明代编纂的《松江府志》和《上海县志》，审视“镇市”这一栏目时，才会豁然开朗，惊呼：啊，乌泥泾！

乌泥泾，元、明时代上海县一个古老的市镇。它位于上海县城西南二十六里，属二十六保

地界。历史的风雨久已将它化作一片废墟，深埋于地下了，遗址大约在今华泾镇北、长桥镇南，龙华乡的平桥村、东湾村、西湾村一带。抬眼望去，除农舍外，大部分是连片的农田。

乌泥泾镇得名于该处一条流向黄浦的河流——乌泥泾。

蜿蜒的黄浦，把上海县分割为浦东、浦西，与黄浦相连的河流，滋润着这片土地。在浦西有这样几条：陆道浜、唐子泾、南俞塘、北俞塘、车沟、吴店塘、华泾、乌泥泾、龙华港、日赤浜、薛家浜、肇嘉浜、方浜、侯家浜、洋泾。乌泥泾是其中的一条。

乌泥泾畔，很早就形成一个聚落。

从一个聚落发展成一个市镇，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据《上海县竹枝词》的作者、清末上海县贡生秦荣光说：“宣和初，复设乌泥泾监官”。所谓监官，是指监镇官。北宋初规定，在各镇设置监官，建隆三年（962年）的一个诏书通令全国：“诸镇监官，掌警逻盗及烟火之禁，兼征税榷酤”。这就是说，只有镇才可以设监官，负责治安与征税事宜。乌泥泾地方既已在宣和初（1119年）设立监官，那么乌泥泾镇的成立当不迟于这一年。

南宋初，有个叫张百五的富翁居住于此，号

称“富埒侯伯”。他在镇上大兴土木，建造豪华的庭园别墅。据说他“家有园林，听莺桥其一也”，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年）曾有皇帝御笔题词。《上海县竹枝词》有一首吟及这一轶事：

百五园林总辟畦

听莺桥古跨乌泥

绍兴年代于今远

御笔还留永泰题

这个富甲一方、声势显赫的张百五，还颇为乐善好施，隆兴年间（1163—1164）乡里遭灾，他几度拿出粮食来赈济灾民，又捐献上千两银子建造了一座桥梁——清和桥（民间俗称长桥）。这座桥一直留存了八百多年，到1970年代开淀浦河（淀山湖至黄浦江）时，才被拆毁。张百五还出资开凿长渠，引乌泥泾水沟通黄浦，引潮水灌田，使与龙华寺南北相对的宁国寺西俗称“八千亩”土地，从此不受旱灾困扰。

相传，此地有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一块古碑，碑文中称这里为“宾贤里”（一说集贤里），张百五于是把乌泥泾镇称为宾贤里（集贤里）。宾贤也好，集贤也好，意在炫耀家乡乃人材荟萃之地。当地父老说：“昔陈、陆诸公居于此，因以为名”。看来，乌泥泾镇是颇有一点来头的。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上海通志馆在西湾村

(今属龙华乡)附近发现镌有“宾贤桥”字样的石块及桥石，据考证，宾贤桥位于今龙华乡东湾村西首中心河上。清人许尚的一首五言诗吟咏道：

冠盖游从日

欣然萃一乡

田原总如昨

谁复嗣余芳

宾贤里果然名不虚传，有它的魅力，也有它的凝聚力。

元朝初建不久，有个叫张瑄的人，因精通航海，为元朝政府从江南海运漕粮至北方，受到器重，从此发家致富，居然也来到乌泥泾镇，建造宅第，在此颐养天年。

以后，又有不少人陆续迁居于此，因而乌泥泾镇“人民益于他镇”。

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年），著名才子王逢欣然从青龙镇畔迁居于此，便是乌泥泾镇值得夸耀的轶事。

王逢，字原吉，江阴人。他才气俊爽，弱冠即有美名。台臣推荐，他以身患疾病，再三推辞；地方官交相辟举，邀他出来做官，都婉辞不就。当时正值乱世，元王朝摇摇欲坠，王逢寓居青龙江上，以吟咏自娱，自得其乐地把他的寓所美其名为“梧溪精舍”。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

年)，王逢从横泖梧溪精舍迁居到乌泥泾镇，在张氏故居购置土地，构筑新居——俭德堂，又修建了一个景色宜人的园林——最闲园。内中有藻德池、怀新坂、乐意生香台、幽贞谷、濯风所、卧雪窝、流春缸、海曙岩等景点。由此可以看到，元末明初的乌泥泾镇是颇有一番姿色的。

乌泥泾镇的发达、兴旺，在于它的地理及经济地位的重要性。元朝政府在上海县设立了巡司（治安机构）：杜浦、青龙、乌泥泾、邹城、新泾，乌泥泾位居其中；元朝政府在上海县所设的唯一的太平仓（粮仓），也设在乌泥泾镇上；此外还在这里设立了税课局。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仍在此设税课局，负责征收商税事宜。据说，当年税课局关卡遗址在今龙华乡关港村东黄浦江畔。足见乌泥泾镇在上海县多么举足轻重。

然而，大自然赐予乌泥泾人的一切并不特别优惠。那里的土地贫瘠，这一方土地要养活日渐增多的人口，并不容易。于是，乡民们另谋生路，根据土质宜种棉花的特点，从闽、广一带引进棉花种子，广为栽培，因而乌泥泾畔便成了松江府各乡村中最早栽种棉花的地区。这一大胆的尝试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，由此逐渐向邻近地区推广，终于掀起了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的热潮。

元代元贞年间（1295-1296年），乌泥泾出生的妇女黄道婆，从海南岛崖州（今崖县）回归故土，教乡亲们制作捍花、弹花、纺纱、织布工具，并传授海南先进的错纱、配色、综线、挈花等先进纺织工艺。从此，乌泥泾镇的棉纺织业迅速起飞，日臻完美，乡民所生产的棉纺织品——被褥带帨，以其品质精良、花色艳丽而名噪一时。这些精美纺织品不胫而走，畅销各地，乌泥泾镇的名声随着它的纺织品而传遍各地。原先贫困的乡村，一变而为引人注目的富庶之地。

嘉靖年间，东南沿海发生“倭患”，成群“倭寇”骚扰沿海富庶的城镇乡村。乌泥泾镇也未能幸免。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“倭寇”邓文俊、萧显等股分掠上海县境，其后又遭各股“倭寇”多次袭击。在受到如此惨重的洗劫焚掠之后，繁荣昌盛的乌泥泾镇，竟化作一片废墟。这种致命打击，使乌泥泾镇一蹶不振。其后，随着乌泥泾河道的逐渐淤塞，乌泥泾镇赖以维系的生命线被扼杀，它终于丧失了重振昔日雄风的必要条件。到明朝末年时，这个往昔“人民盛于他镇”的繁华熙攘之地，“所存惟巡、税二司，南北两闸耳”。进入清代后，乌泥泾镇更趋衰落，市街、店铺、民居渐次倾废，到嘉庆年间编纂《上海县志》时，乌泥泾镇因“久作平畴”，不复具备“镇”的建置，

已从地图上消失，而作为“旧镇市”的古迹附录于新镇市之后。县志的编者不无感慨地指出：昔日乌泥泾镇早已无从寻觅，“今所足征者，其南俗呼关上，北存张氏宅后听莺桥耳”。

商品经济的发展，需要有新的经济中心地——市镇，来取代乌泥泾镇。于是在它附近便有明末兴起的龙华镇，以及清初兴起的华泾市和长桥市。

乌泥泾镇旧址在二十六保的二十一图、三十一图，以及二十八图、二十九图。新兴的华泾市（后称华泾镇）就座落在二十一图、三十一图，因而华泾镇的乡民可以说就是乌泥泾镇先民的后裔。嘉庆《上海县志》在写到华泾时指出：“自市北至平桥约二里，即乌泥泾镇旧地，田间往往遇石街废地焉”。可见华泾镇是建立在乌泥泾镇废墟之上的，不过规模要小得多了。清末民初的华泾镇，有布庄、纱庄、典当、店铺几十家。以后随着棉纺织业的衰落而日趋颓败。1956年并入曹行乡后，更显凋零，仅小店四五家而已。镇北原有建于南宋隆兴年间的宁国寺，早已毁于道光年间，只有镇东北的黄道婆墓依稀尚存。

长桥市（后称长桥镇），在今龙华乡港口村，长桥港横贯镇北，南宋隆兴年间张百五所建清河桥（俗称长桥），即横跨其上。长桥市或长

桥镇的得名，都源自古老的长桥。长桥接南街、北街，仰赖棉业而兴旺，为四乡棉花集散地。民国时代还有花行（棉花牙行）、店铺三四十家。七十年代，开淀浦河，毁长桥，填长桥港，旧况已不复可寻。

乌泥泾这个上海棉纺织技术的发祥地，曾为江南棉纺织业的蓬勃兴起、发展，立下功勋，却黯然退出历史舞台，销声匿迹。历史的沧桑变迁，令后人唏嘘感叹不已。

尽管乌泥泾和乌泥泾镇早已消失得影踪全无，但它为上海地区农业经济与手工业经济的迅猛起飞，为这一地区持续六百年的棉纺织业的领先地位，为“绫布二物，衣被天下”奇迹的创造所作出的奉献，永远值得人们追思、怀念。

当上海滩的上海人在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周年之际，探寻被海外学者称为“棉花革命”（1350—1850年）的踪迹时，首先要想到的，便是这场“革命”的策源地——乌泥泾镇。

二 “道婆异流辈， 不肯崖州老”

一代纺织巨匠黄道婆逝世后，寓居乌泥泾镇的诗人王逢为黄道婆祠写了一首长诗，寄托他深沉的怀念之情。诗的前半段有这样几句，一直为人们所传颂：

前闻黄四娘
后称宋五嫂
道婆异流辈
不肯崖州老
崖州布被五色纴
组雾紉云灿花草
片帆鲸海得风归
千轴乌泾夺天造

黄道婆，上海县乌泥泾镇人，从小流落海南岛崖州（今崖县），向当地黎族妇女学习到了先进的纺纱织布技术。

元代元贞年间（1295-1296年），黄道婆搭上了一艘海船，历经艰险，返归故乡。

阔别多年的家乡，已开始种植棉花，并从事简陋的纺纱织布手工业，但技术落后，工艺粗糙，进展缓慢。元末明初寓居松江的陶宗仪留心于国计民生之事，在他的名著《南村辍耕录》中，为后人留下了关于黄道婆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陶宗仪，字九成，号南村，元末明初浙江黄岩人。元末逃避兵乱，侨寓松江泗泾之南村，因以自号。他累辞辟举，不愿为官，躬亲稼穡。永乐初卒，时年八十余岁。根据陶宗仪的亲身见闻，黄道婆返回故里时乌泥泾人的植棉纺织状况大致是这样的：

闽广多种木棉，纺绩为布，名曰吉贝。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，曰乌泥泾，其地土田硗瘠，民食不给，因谋树艺，以资生业，遂觅种于彼。初无踏车、椎弓之制，率用手剖去子，线纰、竹弧置案间，振掉成剂，厥功甚艰。

从中可以看到，当时乌泥泾人从闽、广引进棉花种植，属当地首创，无所依傍，无从借鉴，纺纱织布全凭自己摸索，没有轧花的踏车，也没有弹花的椎弓，而是用手剥去棉籽，用竹弓绷上

线絃，在桌子上弹花，然后搓成棉条，再纺纱、织布，费时费工，十分艰苦。然而，这是新事物，尽管草创时艰难困苦，却充满着成功的机遇，充满着希望。

黄道婆回到故乡后，为了谋生，“躬纺木棉，织崖州被以自给”。所谓“崖州被”，是海南岛崖州的一种特色花布，用以制作棉被，既耐用又美观。据方勺《泊宅编》说，海南岛黎族所织棉布，“上出细字，杂花卉，尤为工巧”。王逢有诗赞美道：“崖州布被五色纴，组雾紉云灿花草”。这是一种五彩缤纷，花样美丽的彩色棉布，即使以现代目光加以审视，其中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技术难度。黄道婆一方面织崖州被以自给，另一方面又毫无保留地向乡亲们传授技艺，“教他姓妇女不倦，利被一方”。

黄道婆对于棉纺织技术的革新，是全面的系统的，包括捍花、弹花、纺纱、织布，以至于错纱、配色、综线、挈花等。据陶宗仪所说：

国初时，有一姬，名黄道婆者，自崖州来。乃教以做造捍、弹、纺、织之具，至于错纱、配色、综线、挈花，各有其法。

当时直接受到黄道婆教益而从事棉纺织生产的乡民，多达一千多户人家。从王逢的诗中人们依稀可以追忆黄道婆辛勤传艺的情景：

天孙漫司巧
仅解制牛衣
邹母真乃贤
训儿谕断机
道婆遗爱在桑梓
道婆有志覆赤子
荒哉唐玄万乘君
终觐长衾共昆弟

乌泥泾镇很快掀起了棉纺织技术革新的热潮，工艺日趋精湛，“以故织成被、褥、带、幌，其上折枝团凤，棋局字样，灿然若写。人既受教，竞相作为，转货他郡，家既就殷”。一时间乌泥泾镇生产的被褥带幌以其品质精良、花色艳丽而成为远近闻名的畅销品。这个先前贫困之乡很快走上了家给人足的小康之途。

这时的乌泥泾镇，家家纺纱，户户织布，盛况空前。王逢的另一首诗如此描绘道：

乌泾妇女攻纺绩
木棉布经三百尺
一身主宰身窝低
十口勤劳指头直

一匹“灿然若写”的花布织成，要经过妇女们辛勤劳作的许多道工序。黄道婆改革的捍、弹、纺、织之具，至今已无从寻觅。本世纪五